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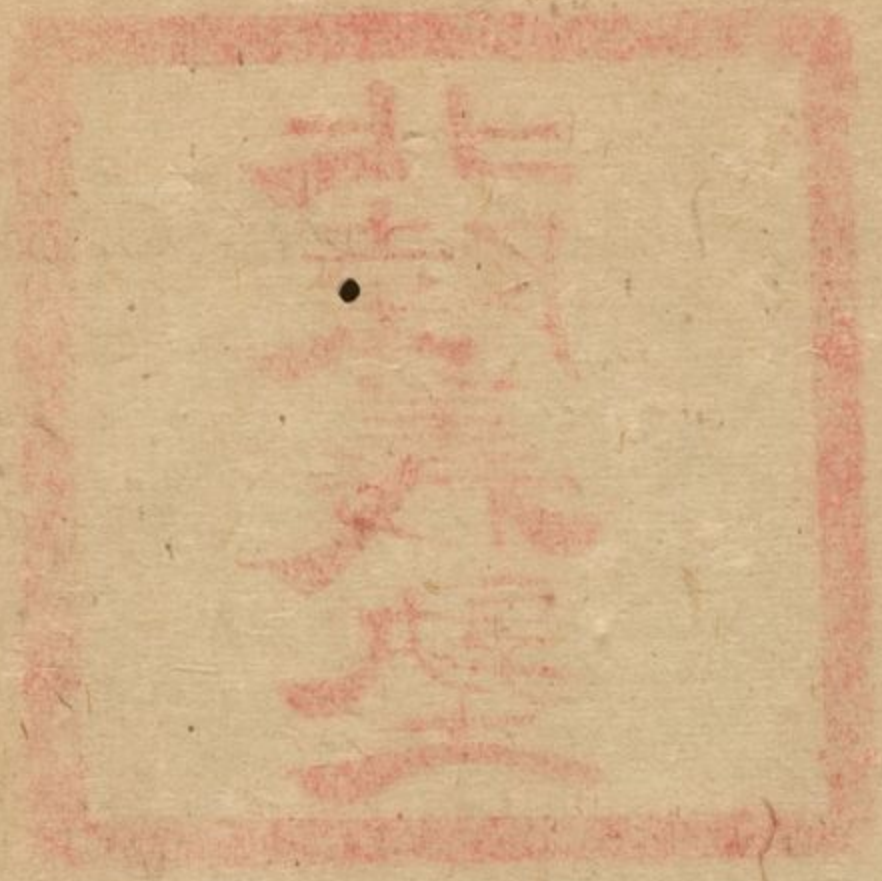
書

2

T1307/82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5 1962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書一

與辰中諸生 巳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黃宗賢 辛未

陸養正

佛大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巳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二
答王天宇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寄薛尚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巳卯

答甘泉

巳卯

二 庚辰

答方叔賢

巳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答甘泉

辛巳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同里後學俞 璘重編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眾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世俗之謗是以徃徃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
友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
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
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
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
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
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

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
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間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
徒增悒快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
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
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
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

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追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

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
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
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
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
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
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
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
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

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
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
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
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
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
九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
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

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事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

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徃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

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

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

於是非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

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爲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爲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

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寔公私義利之辨，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爲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爲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爲仁矣。然勇爲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爲何如？未盡望更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

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卽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

發明其取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日
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
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
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
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
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
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
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
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
閑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乏久要果能乘興一來
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
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遂求脫然洗滌恐亦甚
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
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
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畧無消息每因已私難克輒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十
爲諸友憂慮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
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况味懸企之極
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廿
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
道途邈絕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
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
矣應原患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

否此間往來極多友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
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
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
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
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
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
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其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嚮嚮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純甫或有所踈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愬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胷次當下、冰

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世

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亦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

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十三
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
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
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
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畧知之
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
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而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
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

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
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旣
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
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憾士
風日偷素所目爲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爲
諱吾人尚栖栖未卽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
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没入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
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
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
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
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
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
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

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
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
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
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
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
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
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
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

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
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
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
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
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
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
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
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
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

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
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
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
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
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
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
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
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荅恐荅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

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

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徂於後世之訓詁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

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

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徃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辯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
媿多矣近又見與日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
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
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
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

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
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
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
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
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
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
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
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犇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顏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某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母徒毀傷爲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卽日引決爲愧

爲怍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
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淵德書觀其
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
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
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爲無
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
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
以其所造者示知某無大知識亦非好爲人言者

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
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爲嫌而避之譬
之婚姻聊爲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
言者卽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
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
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
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
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已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道。今復懇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爲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抵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卽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爲忠乎。往

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竄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莆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爲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問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溫然純粹者也。今茲

乃得其爲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爲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兄與諸友處，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歎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

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免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

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黯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郡兵事紛紛二月徃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

舉恐已斲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荅王天宇書

甲戌

書來見平日爲學用功之槩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况又果能實用其

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爲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爲助聊就來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志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爲功謂開卷有得接

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問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旣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

所發明耳

來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邪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爲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爲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

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爲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后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卻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爲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爲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畧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爲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忍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

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
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
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
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宇之高明篤實
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爲言矣扞去
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爲
已

如此說卻是扞去外物爲一事致知又爲一事扞
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
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
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
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
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謂明
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
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
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
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

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
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
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
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
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
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
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

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
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
下倡彼依阿僂爾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
甚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
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焉事憂也學
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波濤中且須援之
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
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
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二
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修之志不怠。又甚喜異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略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

病尋已焚毀。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爲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略。則固平日已爲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耶。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爲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糧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

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靜志堅信篤喜慰莫喻人在仕途如

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歎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卻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靜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以元靜之英敏自應未卽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

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
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
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
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
舟東抵吳越元靜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
如之何則可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
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

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主未得不
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
夫失脚踏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
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
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
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
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日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
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
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季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解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煩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閩人邢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

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

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卽吾立志

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修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

蓋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旣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苦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如何。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歐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存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遁者若非斬絕根株意

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日來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

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
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
之桑榆耳。日亭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
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煖欠適。區區初擬日
下卽回。因從前征勦徼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
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
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
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
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

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卽除。亦自不能爲
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駑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
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
厭貧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
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
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
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三
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

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爲第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旣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旣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爲。至於四十五。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第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巳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

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爲何如耶聊徃數冊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踈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巳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

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終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

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僞。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僅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
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
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爲夕死之圖疏三上而
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
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
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
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
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
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

德能有述有所未當便間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
承避地髮履塚下進德修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
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
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暫告歸省去住亦未
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稅駕當亦時時念及幸
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
知爲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

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巳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

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症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

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
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欲言。仕德
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
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
於疇昔。惜無因一而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
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
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

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
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
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
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而况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與寄益無盡。深嘆多才。
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
我良多。深知感怍。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
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
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爲不可爲
雖高明特達皆以此學爲長物視之爲虛談贅說
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
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逢而來者寧不
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
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
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

九然亦未能卽舍沙而別以淘金爲也孔子云與
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說科
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
矣蓋不憤不啓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
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爲知己憂惓惓惠喻及此
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爲知己一
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答羅整菴少宰

庚辰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

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
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
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
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
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
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
矣詎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
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
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

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
習訓詁卽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
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
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
道之事也然世之論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
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
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行諸已者也知
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

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

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

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寔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吳
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
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
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
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
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
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
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
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
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

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
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
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
必謂其沉溺於枯稿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
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
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
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
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况某之所
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

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 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

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苦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

首感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

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與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

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
言皆可以不待辯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
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
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
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
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
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
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冬還必求一面以卒所
請千萬終教

荅甘泉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
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
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
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
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
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
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
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一
三
爲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
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旣明
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
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
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
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
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
盡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一

